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韓詩外傳 第一卷

曾子仁於菟，得粟三秉。方是之時，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。親沒之後，齊迎以相，楚迎以令尹，晉迎以上卿。方是之時，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。懷其寶而迷其國者，不可與語仁；窘其身而約其親者，不可與語孝。任重道遠者，不擇地而息；家貧親老者，不擇官而仕。故君子橋褐趨時，當務為急。傳云：不逢時而仕，任事而敦其慮，為之使而不入其謀。貧焉故也。詩曰：「夙夜在公，實命不同。」

傳曰：夫《行露》之人許嫁矣，然而未往也。見一物不具，一禮不備，守節貞理，守死不往。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，故舉而傳之，揚而歌之，以絕無道之求，防道之行乎。《詩》曰：「雖速我訟，亦不爾從。」

孔子南遊適楚，至於阿谷之隧。有處子佩真而浣者。孔子曰：「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？」抽觴以授子貢，曰：「善為之辭，以觀其語。」子貢曰：「吾北鄙之人也，將南之楚，逢天之暑。國心潭潭，願乞一飲，以表我心。」婦人對曰：「阿谷之隧，隱曲之汜，其水載清載濁，流而趨海。欲飲則飲，何問婦人乎？」受子貢觴，迎流而挹之，奠然而棄之，促流而挹之，奠然而溢之。坐置之沙上，曰：「禮固不親授。」子貢以告。孔子曰：「丘知之矣。」抽琴去其軫，以授子貢，曰：「善為之辭，以觀其語。」子貢曰：「響子之言，穆如清風。不悖我語，和暢我心。於此有琴而無軫，願借子以調其音。」婦人對曰：「吾野鄙之人也，僻陋而無心。五音不知，安能調琴？」子貢以告。孔子曰：「丘知之矣。」抽五兩，以授子貢，曰：「善為之辭，以觀其語。」子貢曰：「吾北鄙之人也，將南之楚。於此有五兩，吾不敢以當子身，敢置之水浦。」婦人對曰：「客之行差於乖久。分其資財，棄之野鄙。吾年甚少，何敢受子？子不先去，今空姐狂夫守之者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思。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」此之謂也。

哀公問孔子曰：「有智壽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，自取之也。居處不理，飲食不節，勞過者，病共殺之。居下而好乾上，嗜慾無厭，求索不止者，刑共殺之。少以獲眾，弱以侮強，忿不量力者，兵共殺之。故有三死而非命者，自取之也。」《詩》云：「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！」

傳曰：在天者莫明乎日月，在地者莫明於水火，在人者莫明乎禮義。故日月不高，則所照不遠；水火不積，則光炎不博，禮義不加乎國家，則功名不白。故人之命在天，國之命在禮。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，重法愛民而霸，好利多詐而危，權謀傾覆而亡。《詩》曰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！」

君子有辯善之度。以治氣養性，則身後彭祖；修身自強，則名配堯、禹。宜於時則達，厄於窮則處。信禮者也。凡用心之術，由禮則理達，不由禮則悖亂。飲食衣服，動靜居處，由禮則知節，不由禮則墮陷生疾。容貌態度，進退移步，由禮則夷。國政無禮則不行，王事無禮則不成，國無禮則不寧，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。《詩》曰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！」

傳曰：不仁之至忽其親，不忠之至倍其君，不信之至欺其友。此三者，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。《詩》曰：「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！」

王子比乾殺身以成其忠，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，伯夷、叔齊殺身以成其廉。此三者者，皆天下通士也，豈不愛其身哉？為夫義之不立，名之不顯，則士恥之，故殺身以遂其行。由是觀之，卑賤貧窮，非士之恥也，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，舉信而士不與焉，舉廉而士不與焉。三者存乎身，名傳於世，與日月並而息。天不能殺，地不能生。當桀、紂之世不之能污也。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，惡富貴好貧賤也；由其理，尊貴及己，而仕也不辭也。孔子曰：「富而可求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」故厄窮而不憫，勞辱而不苟，然後能有致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」此之謂也。

原憲居魯，環堵之室，茨以蒿萊。蓬戶甕牖，桷桑而為樞。上漏下濕，匡坐而弦歌。子貢乘肥馬，衣輕裘，中紺而表素，軒不容巷，而往見之。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。正冠則纓絕，振襟則肘見和，納履則踵決。子貢曰：「嘻！先生何病也！」原憲仰而應之曰：「憲聞之，無財之謂貧，學而不能行之謂病。憲貧也，非病也。若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學以為人，教以為己；仁義之匿，車馬之飾，衣裘之麗：憲不忍為之也。」子貢逡巡，面有慚色，不辭而去。原憲乃徐步曳杖，歌《商頌》而反。聲淪於天地，如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而臣也，諸侯不得而友也。故養身者忘家，養志者忘身。身且不愛，孰能忝之？《詩》曰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」

傳曰：所謂士者，雖不能盡備乎道術，必有由也。雖不能盡乎美著，必有處也。言不務多，務審所行而已。行既已尊之，言既已由之，若肌膚、性命之不可易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」

傳曰：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，善其音而類者應焉。馬鳴而馬應之，牛鳴而牛應之。非知也，其勢然也。故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莫能以己之爵，容人之混汚然。《詩》曰：「我心匪鑿，不可以茹。」

荊伐陳，陳西門壞，因其降民使之。孔子過而不式。子貢執轡而問曰：「禮，過三人則下，二人則式。今陳之門者眾矣，夫子不為式，何也？」孔子曰：「國亡而弗知，不智也；知而不爭，非忠也；亡而不死，非勇也。門者雖眾，不能行一於此，吾故弗式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憂心悄悄，慍於群小。」小人成群，何足禮哉！

傳曰：喜名者必多怨，好與者必多辱。唯滅跡於人，能隨天地自然，為能勝理，而無愛名。名興則道不用，道行則人無位矣。夫利為害本，而福為禍先。唯不求利者為無害，不求福者為無禍。《詩》曰：「不伎不求，何用不減！」

傳曰：聰者自聞，明者自見。聰明，則仁愛著，而廉恥分矣。故非道而行之，雖勞不至；非其有而求之，雖強不得。故智者不為非其事，廉者不求非其有。是以害遠而名彰也。《詩》云：「不伎不求，何用不減！」

傳曰：安命養性者，不待積委而富；名號傳乎世者，不待勢位而顯。德義暢乎中，而無外求也。信哉，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！《詩》曰：「不伎不求，何用不減！」

古者天子左五鍾。將出，則撞黃鍾，而右五鍾皆應之。馬鳴中律，駕者有文，御者有數，立則磬折，拱則抱鼓，行步中規，折旋中矩，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，告出也。人則撞蕤賓，以治容貌，容貌得則顏色齊，顏色齊則肌膚安，蕤賓有聲，鶴震馬鳴，及僕介之蟲，無不延頸以聽，在內者皆玉色，在外者皆金聲，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，即席告人也。此言音樂相和，物類相感，同聲相應之義也。《詩》云：「鐘鼓樂之。」此之謂也。

枯魚銜索，幾何不蠹？二親之壽，忽如過隙。樹木欲茂，霜露不凋使；賢士欲成其名，二親不待。家貧親老，不擇官而仕。《詩》曰：「雖則如毀，父母孔邇。」此之謂也。

孔子曰：君子有三憂：弗知，可無憂與？知而不學，可無憂與？學而不行，可無憂與？《詩》曰：「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。」

魯公甫文伯死，其母不哭也。季孫聞之，曰：「公甫文伯之母，貞女也。子死不哭，必有方矣。」使人問焉。對曰：「昔是子也，吾使之事仲尼。仲尼去魯，送之不出魯郊，贈之不與家珍。病，不見士之視者；死，不見士之流淚者。死之日，宮女而從者人。此不足於士，而有餘於婦人也。吾是以不哭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乃如之人兮，德音無良。」

傳曰：天地有合，則生氣有精矣；陰陽消息，則變化有時矣。時得則治，時失則亂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：目無見，不能食，不能行，不能言，不能施化。三月微的，而後能見；七月而生齒，而後能食；期年觸就，而後能行；三年腦合，而後能言；六精通，而後能施化。陰陽相反，陰以陽變，陽以陰變。故男八月生齒，八歲而齠齒，六而精化小通。女七月生齒，七歲而齠齒，

四而精化小通。是故陽以陰變，陰以陽變。故不肖者精化始具，而生氣感動。觸情縱欲，反施化。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。

《詩》曰：「乃如之人兮，懷婚姻也。太無信也，不知命也。」賢者不然，精氣闡溢，而後傷時不可過也。不見道端，乃陳情愆，以歌道義，《詩》曰：「靜女其妹，俟我乎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。」「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。道之云遠，曷云能來！」急時辭也，是故稱之日月也。

楚白公之難，有仕之善者，辭其母將死君。其母曰：「棄母而死君，可乎？」曰：「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。今之所以養母者，君之祿也。請往死之。」比至朝，三廢車中。其僕曰：「子懼，何不反也？」曰：「懼，吾私也；死君，吾公也。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。」遂死之。君子聞之，曰：「好義哉！必濟矣夫。」《詩》云：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此之謂也。

晉靈公之時，宋人殺昭公。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。靈公曰：「非晉國之急也。」宣子曰：「不然。夫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，所以為順也。今殺其君，所以反天地，逆人道也。天必加災焉。晉為盟主而不救，天罰懼及矣。《詩》云：『凡民有喪，匍匐救之。』而況國君乎？」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。宋人聞之，儼然感說，而晉國日昌。何則？以其誅逆存順。《詩》曰：「凡民有喪，匍匐救之。」趙宣子之謂也。

傳曰：水濁則魚喞，令苛則民亂。城峭則崩，岸峭則陂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，商鞅峻法而支解。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，大弦急，則小弦絕矣。故急響銜者，非千里之御也。有聲之聲，不過百里；無聲之聲，延及四海。故祿過其功者削，名過其實者損。情行合名，禍福不虛至矣。《詩》云：「何其處也？必有與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」故惟其無為，能長生久視，而無累於物矣。

傳曰：衣服容貌者，所以說目也；應對言語者，所以說耳也；好惡去就者，所以說心也。故君子衣服中，容貌得，則民之目悅矣；言語遜，應對給，則民之耳悅矣；就仁去不仁，則民之心悅矣。三者存乎身，雖不在位，謂之素行。故中心存善，而日親之。故獨居而樂，德充而形。《詩》曰：「何其處也？必有與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」

仁道有四，兼為下。有聖仁者，有智仁者，有德仁者，有兼仁者。上知天，能用其時；下知地，能用其財；中知人，能安樂之：是聖仁者也。上亦知天，能用其時；下知地，能用其財；中知人，能使人肆之：是智仁者也。寬而容眾，百姓信之；道所以至，弗辱以時：是德仁者也。廉潔直方；疾亂不治，惡邪不匡；雖居鄉里，若坐塗炭，命入朝廷，如赴湯火；非其民不使，非其食弗嘗；疾亂而輕死，弗顧弟兄；以法度之，比於不詳：是兼仁者也。傳曰：山銳則不高，水徑則不深。仁兼則其德不厚，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。是伯夷、叔齊、卞隨、介子推、原憲、鮑焦、袁旌目、申徒狄之行也。其所受天命之度，適至是而亡，弗能改也，雖枯槁弗舍也。《詩》云：「亦已焉哉！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」兼仁雖下，然聖人不廢者，匡民隱括，有在是中者也。

申徒狄非其世，將自投於河。崔嘉聞而止之，曰：「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，民之父母也。今為儒邪之故，不求溺人，可乎？」申徒狄曰：「不然。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乾，而亡天下；吳殺子胥，陳殺泄冶，而滅其國。故亡國殘家，非無聖智也，不用故也。」遂抱石而沉於河。君子聞之，曰：「廉矣！如仁歟，則吾未之見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」

鮑焦衣弊膚見，挈畚持蔬，遇子貢於道。子貢曰：「吾子何以至於此也？」鮑焦曰：「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，吾何以不至於此也？吾聞之，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，萃行也；上不己用而乾之不止者，是毀廉也。行萃廉毀，然且弗舍，或於利者也。」子貢曰：「吾聞之，非其世不生其利，其君者不履其土。非其世而持其蔬。《詩》曰：『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』此誰有之哉！」鮑焦曰：「於戲！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，廉者易愧而輕死。」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。君子聞之，曰：「廉夫剛哉！夫山銳則不高，水徑則不深，行兼者德不厚，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。鮑焦可謂不祥矣，其節度淺深適至如是矣。」《詩》云：「亦已焉哉！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」

昔者周道之盛，召伯在朝。有司請營召以居。召伯曰：「嗟！以吾一身，而勞百姓，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。」於是接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，而聽斷焉。召伯暴處遠野，廬於樹下。百姓大悅，耕桑者倍力以勤。於是歲大稔，民給家足。爾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，稅賦繁數，百姓困乏，耕桑失時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，美而歌之。《詩》曰：「蔽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」此之謂也。